

火線內

沈起予作



良友文庫

火

線

內

沈起予作

目次

火線內·····	七
火線外·····	二六
消夏錄·····	五一
妻的一週間·····	七四
虛腳樓·····	一〇一
王牧師的悲喜劇·····	一二〇
蓬萊夜話·····	一四五
難民船·····	一八二

良友文庫

7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上海良友總公司

北四川路八五一號

北平 南京 廈門 漢口 重慶 廣州 梧州 紐約

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

火
線
內

沈起予作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一九三五 三 十五付排
一九三五 四 三十初版
一——一〇〇〇

No. 344

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字一三二五號

每冊實價六角

目次

火線內·····	七
火線外·····	二六
消夏錄·····	五一
妻的一週間·····	七四
虛腳樓·····	一〇一
王牧師的悲喜劇·····	一二〇
蓬萊夜話·····	一四五
難民船·····	一八二

火 線 內

——肉彈三勇士的行動，纔是真真地以身來表現了「死報國」的精神——

中村武羅夫

爆破筒的急造：

將四米突長，直徑三寸的竹筒一刀兩剖，挖去了內面的節隔，裝上了重量的黃色炸藥，插上引火線，又再合攏來，用金色的銅絲緊緊地細綁。……

經過一天猛烈的礮火，麥家宅一帶的民房，早已毀去了頭蓋，倒塌了四肢，焚燒了內臟，然而獨有這一棟孤立的瓦屋，尙奇蹟似的整然地存着。

就在這棟整然地存着的民房中，下元混成旅團的工兵中隊趕造着這殺人的武器。

密雨似的子彈雖已停止，但這民房的四周，還飄蕩着一股硫磺氣味，較遠的地平線上，仍有間斷的槍聲傳來，兩軍的最前面的火線，顯然離此不遠。房內的幾十張赤銅色的臉上，飽藏着恐怖，額骨上不時地發出痙攣。大家雖然從第一次的總攻中逃出了性命，然而誰又能保證明天還活在這異邦的人世呢！

因之，這角落上的三人，雖然在很忙碌地運動着他們的幾雙大手，而內心却在各想着各人的家事。

江下今早抽空用鉛筆寫了一張明信片，然而還不會交郵，便來了命令；現在那張明信片還老實在背囊內面睡着。父親在三年前便死了的，但那五十開外的老母，總是老望在他的心上。他不覺望望旁邊的作江：作江正在扭銅絲。那雙手怪熟練，真不愧從前在運輸行中綑綁過行李來的。可是那張臉並沒有其餘的人那樣緊張，仍然是那樣自暴自棄的樣子。早上喝過的酒，還在面上發紅。

『你的信寫好麼？』江下輕輕地問。

作江搖搖頭。繼續將銅絲用力地扯了一把，回答：

『算了罷！寫也沒有辦法。老頭兒跛着右脚做了六十年的莊稼，誰說他還能活得好久。大家一死就完，還管他什麼！』

平常在長官面前總是默默不作聲，在弟兄面前總是愛談喝酒的他，自二月五日從久留米開拔以來，便多了一套大家所厭聽的「死」的話。

江下一面裝着爆破筒的引火線，一面聽着作江的話；他頗懂得這位戰友的自暴自棄的心理：誰高興來送死呢！——對於這樣與自己毫無關係的戰爭？可是不是又怎樣辦？這兒有長官的命令，有軍隊的紀律，有太和魂那些東西，像鐵板似的將你箝制着！

『傻話！』他終於又很正經地說，『第二次總攻擊就要開始了，你應得好好地寫封信回去；誰敢說這傢伙一定爆着敵人，爆不着自己！』

作江沒有回答。然而這幾句話却不禁把站在對面的北川驚動了。他起初一心

念着高良菩薩，（久留米師團的保護神）沒有聽清江下和作江在說什麼；可是這一次江下的什麼『要爆着自己』的話，却明晰地刺進了他的耳鼓，一股寒慄不覺往背脊上衝來，一直衝上他的腦頂。他忽然想起這一羣人，像是些吐絲作繭的蠶子；這用銅絲緊緊纏着的爆破筒，說不定會真要送掉自己的性命。第二個寒慄打來，同時遂誘起他發生了一股怒氣。他恨江下不應當說出這樣不吉利的話。

他正想要罵句把什麼，可是並沒有罵出聲便又緘了口，——少尉小隊長走進來了。模樣兒很抖擻；但可惜腳幹骨生短了些，拖着的指揮刀，老是在地上打杵。

『豬糞！』真正罵出聲來的不是北川而是少尉，『哪來這多話說不完！戰場上是一秒兩秒的時間都要爭的。趕快做！』

江下回答了一聲『是！』作江祇聳了聳肩膀，可是小隊長不會看見。

不會被罵的人也駭了一跳。滿屋頓歸死寂，祇見着許多粗大的手，監獄中的

犯人製的軍靴，鋼盔，火藥，銅絲，竹筒，以及緊張着的赤銅色的臉。

少尉很滿足；想着：這一仗過後昇中尉，再一仗便是上尉，少佐，中佐，……未來的乃木大將。

夜。——暴風雨前的夜。

江南的春還在萌芽。廣大的野原括着寒風。

兵士們發着抖，一半是因爲心裏害怕，一半是真的冷。

上級將官們在司令部中喝太陽啤酒。火爐燒得烘烘的。大家很高興地談着昨晚的 Howitzer 礮彈炸裂時的美觀。

就在這樣的司令部中發出了命令，不，傳達了命令——三井，三菱，岩崎，大倉等等大肚皮們的命令：

『二十二日拂曉，午前五時三十分，向廟行鎮的敵軍陣地總攻。森田大隊

爲左翼，碓大隊爲中路。松平工兵中隊的主力，分配給碓大隊，再分一部分給森田大隊，以破壞正面的鐵絲網，開闢步兵的攻擊路線。」

於是工兵中隊長便召集部下的兩位少尉來分任小隊長，同時也下了一道命令：

『第一小隊將森田大隊正面的鐵絲網破壞，開闢三條進攻路線。第二小隊同樣在碓大隊正面，開闢五條進攻路線。』

於是兩個小隊長便又立刻來召集他們的部下，在這寒夜中來作『決死爆破隊』的編制。這樣，三井……大倉們所下的命令，便快要傳遞到那些拿過鶴嘴，捏過鋤頭的人們的身上了。……

夜幕深深地籠罩着大地。天空中滿布着黑雲，雲罅隙間時而漏出一線死的灰光。四面八方都是陰風慘慘的。

就在這陰風慘慘中，作江，江下，北川三人，混在一羣黃色制服的兵士中，

滿身顫慄着，集合到一塊曠地上。昨天所見過的血跡模糊的肉漿，一陣一陣地在每個頭腦中飛閃，大家都感到自己是要被押到屠場去的畜牲一樣。

兵靴在乾泥上踏着。滿臉發青的面孔，彼此默默地窺看。集合命令已經下了一刻，然而大家還很踟躇地紊亂着。

『趕快！趕快！』

知道中隊長快要出來了的兩個少尉，不得不咆哮一聲。

北川站到排列中去，急忙把胸膛摸一摸，前兩天家中寄來的「千人針」的背心，的確是穿着的。他繼續又暗暗地唸了兩次高良菩薩。作江這時也感受了傳染而嚴肅起來；他見着旁邊的江下把牙齒咬得怪緊，手膀抖得連續不斷地撞着他。他想這一定是白天說過的「誰敢說這傢伙一定爆着敵人，爆不着自己！」的念頭在作祟。

中隊長終於走出來了。帶着雪白的手套的兩手，反背在屁股上，一步一步地

踏着。他很聰明：起先默默地向着行列一瞥，便知道這些兵士是少不得一件東西。於是他板起臉孔，在少尉面前如此如此了一會，不久便有兩個大圓桶擺在這一幅曠地的中央來了。

照例喊了『立正』，『向右看——齊』，『稍息』過後，便是中隊長的訓話：

『明早五點半，我軍決定奪取廟行鎮附近的敵軍陣地。爲得使友軍們便於進攻起見，現在我們要準備去破壞敵人所裝置的障礙物——鐵絲網。』

行列中間的許多頸項，不自覺地往下垂：『決死隊！要來的命運終於來了！』可是，一下隊長更放大了喉嚨：

『希望各位要有一死報國的決心。在敵人面前從事破壞的工作，自然是頂難的事情。可是大家不要怕，這是我們工兵隊在戰場上的責任。有情願爲皇國拚命的，快向少尉小隊長報名。』